

长篇历史小说

门道

伴君是个技术活

段树军 —— 作品

换位思考 | 换位做人 | 换位做事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长篇历史小说

门道

段树军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道 / 段树军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5.7
ISBN 978-7-5190-0114-8

I. ①门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8903号

门道

作者: 段树军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朱彦玲

复审人: 苏晶

责任编辑: 胡笋

责任校对: 师自运

选题执行: 邹蒙

责任印制: 陈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话: 010-65389152(咨询) 65067803(发行) 65389150(邮购)

传真: 010-65933115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hus@clap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87×1092

1/16

字数: 280千字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90-0114-8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目 录

	楔子	// 001
一	鸿鹄志	// 007
二	入仕	// 019
三	瞒天过海	// 038
四	围荥阳	// 053
五	韩信灭楚	// 073
六	臧荼之乱	// 087
七	白登山解围	// 100
八	宫闱祸	// 107

目 录

九	铲除异姓王	// 121
十	救樊哙	// 139
十一	吕后扬威	// 160
十二	祸起	// 190
十三	灭吕氏	// 214
十四	善终	// 236

楔子

汉初定，国内大小乱事悉平，只有一事，让刘邦忧心。这件事就是项羽部将钟离昧尚未缉获，于是刘邦下旨严查，务必消灭以绝后患。

此旨颁下后未过多久，就有人来告密，说钟离昧在楚王韩信处，并说韩信把他留下为将，甚为倚重。

汉帝听到此消息非常震怒，下旨斥责韩信，并令他立即将钟离昧解到京城治罪。

韩信欲保钟离昧，窃想汉帝既没有真凭实据证明钟离昧在自己处藏身，不如来个拒不承认以搪塞汉帝。遂上书复奏，诡称他并没有收留钟离昧。

汉帝自然不肯相信，正恼怒韩信欺君，偏巧这个时候又有嫉妒韩信的人上书，说韩信出巡，声势喧赫，盖过天子。汉帝愈加记恨韩信，就想兴师问罪，于是召陈平来问计。

陈平闻知事情经过，劝汉帝不能操之过急，只能缓图。一是现在并不能判断韩信一定要谋反，二是目前来看，现在国中所有将士，没有人能够

敌得过他。因此，若贸然出兵兴师问罪，一旦逼得他立刻起兵反叛，局面便不好收拾了，眼下需先想个万全之策，谋定而后动。

汉帝听陈平分析得颇有道理，表示赞同，但心里又急欲问罪韩信，遂命陈平尽快想个万全之策，治韩信罪，以儆效尤。

陈平思虑良久，忽然想到历代天子巡狩视察民情时，必会召见各地诸侯，了解查访当地情况，这样就可以借汉帝巡狩之机设下埋伏，趁其不备，一举擒获韩信。

陈平将这个计策献与刘邦，道：“楚、陈之间有个云梦泽，南边即洞庭湖。陛下可假意顺路去游洞庭，在云梦泽驻蹕，楚、陈之王侯，必来进谒，那时在帐内只需埋伏下数个武士，即可将韩信拿下问罪。”汉帝虽觉这样做有些不光明磊落，但依目前状况也只能如此了。

汉帝稍事准备，即带陈平等南下巡狩，走到云梦泽，即驻蹕扎营，传令大会诸侯。

云梦泽在楚之边，韩信不知是计，便欲赴会，朝见天子。韩信谋士进谏道：“汉帝多诈，又不放心大王，前时刚刚问责大王藏匿钟离昧之罪，属下以为大王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韩信稍稍有些犹豫，道：“孤无反迹，汉帝岂能猜疑？只有私留钟离昧，汉帝可能不满孤家……”说至此，思忖了一会儿，便派人把钟离昧召来，吞吞吐吐对他道：“昔日孤家与将军同为项王账下臣子，项王灭，将军视孤为故交，才来投奔，托身孤家。孤家义当庇佑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如今汉帝欲擒将军甚急，又……又因将军，疑及孤家。孤家窃思，孤家若被汉帝疑，将身家性命难保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

钟离昧见韩信说话吞吞吐吐，接言道：“所以你想赶我走，是不是？”

韩信转过脸去，不看钟离昧，支支吾吾道：“现在天下，都归汉家，

汉帝缉拿将军甚严，将军逃到哪里，也……也难免厄运，所以……所以不如……”

钟离昧立刻明白了韩信用意，大怒道：“你的意思，钟离昧听明白了，恨只恨我自己有眼无珠，误投了你这反复小人！”说罢拔剑自刎而死，死后仍双目圆睁，怒视韩信。

韩信内疚了一阵，乃命人割取钟离昧首级，提了去赴汉帝之会。韩信到了云梦泽，通报姓名进账，不想刚入帐内，未及辨明情况，两侧猛然冲出数名武士，一齐拥向韩信，纵使韩信驰骋沙场无人能敌，因此时未及防备，也只能任武士们反绑了双臂，毫无反抗之机。钟离昧的首级早已脱手，兀自咕噜噜滚向正襟危坐的汉帝。

韩信一时间头脑里思绪翻滚，后悔不已，无奈已被武士捆绑结实，动弹不得，不禁仰天叹道：“有人说‘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士亡。’我尚不信，现在知了！”

汉帝无视钟离昧首级，无视韩信之忠心，只顾怒目相向，痛陈韩信数罪。常言道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韩信落得此等地步，知道再说无益，索性听之任之。

汉帝既顺利擒了韩信，满心欢喜，也就不必再假意会盟诸侯了，于是传令诸侯，说韩信谋反，已被擒拿。汉帝无意再去南游，取消会盟，即刻回京。

汉帝命人将韩信缚于囚车，派兵严加看守，跟随圣驾一同带回都城。

作为谋划此事的陈平，却对韩信“敌国破，谋士亡”的话深有感触，也得到了很大启发。他暗想：在汉帝国中，只有存在韩信这样的能将，汉帝怕被取而代之，才会重视谋士，帮他出谋划策；一旦国家没了韩信这样的能将，汉帝身边还要谋士何用？于是他想保住韩信，但思量再三，又

怕自己出言保韩信会招汉帝忌恨，所以他找到同僚田肯，怂恿田肯去见汉帝。

田肯是刘邦的散骑常侍，时常随侍汉帝左右，谏言献策。田肯受陈平所托，又思虑再三，才进宫面见汉帝。他并没有直接替韩信求情，而是对汉帝的丰功伟绩大大恭维了一番：“陛下擒得韩信，又建都关中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可喜可贺啊！关中三秦之地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犹如高屋建瓴，沛然莫御。还有齐地，东有琅琊、即墨的富饶，南有泰山之保障，西有黄河之隔绝，北有渤海之诡谲，也是一个形势极佳的地方，秦齐两地，同样重要。今陛下自治关中，齐地若非嫡亲子孙，万不可使为王。”这话的言外之意是，汉帝子孙，还无一能任齐王者，齐若有事，汉帝不能亲伐，还必须靠韩信这样的能将征伐。

汉帝听了田肯的一番恭维言辞，便知田肯明说秦齐地势，暗中欲保韩信。因这两地都是韩信一手打下来的，再者，若汉万一遇到危难，还得靠韩信这样英勇善战的大将军征战讨伐。汉帝细细思量，也觉韩信反迹未彰，只是自己猜测而已。此时诛韩信，诛立功之将，难免让臣民们寒心，便做个顺水人情，对田肯道：“卿言有理，朕必依从。”于是赦韩信谋反之罪，但因擅留钟离昧，降为淮阴侯。

汉已立六年，功臣尚未封赏，既降韩信为侯，汉帝索性封列侯，与韩信均衡权势。计得封列侯者有：

萧何封酆侯，曹参封平阳侯，周勃封絳侯，樊哙封舞阳侯，陈福封夏侯；周昌封汾阴侯，王陵封安国侯，张良封留侯，陈平封户牖侯……

别人不表，只表陈平。陈平见汉帝封他为侯，谦逊辞让道：“臣得事陛下，虽有微功，但愧列侯爵，请陛下把臣之爵位，另封功臣！”

汉帝见陈平推辞，道：“朕用先生奇谋，方能平定天下，功劳巨大，

群僚鲜少能比，岂可说是微功、有愧封侯呢？”

陈平解释道：“臣当日弃楚归汉，若无魏无知推荐，不知有今天，臣请愿把侯爵让给魏无知。”陈平如此谦让，不贪官爵，不忘故友，使汉帝觉得其为人正直忠义，遂更加看重陈平，对陈平大加赞赏：“先生为人，知恩图报，不忘本心，但朕按功封你为侯，你不要推却，魏无知荐卿有功，朕赐他千金。”陈平这才受封，谢恩而退。

诸将见张良、陈平并无战功，也得封侯，萧何只安居关中，反封在列侯之前，心中不服，去见汉帝，上奏道：“臣等披坚执锐，冲锋陷阵，九死一生，也不过得封一侯爵，萧何、陈平等并无汗马功劳，何以恩赏与臣等一样？”

汉帝微笑道：“诸卿看见过打猎吧。打猎时追杀狐兔，自然要靠猎犬，可是发令、调度，必须靠猎夫。诸卿攻城夺地，与敌搏击，这不过如追逐狐兔的猎犬。而萧何守关中，不但固我根本，而且源源不断地接济军需，陈平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让朕指挥调度，克敌制胜。遂萧何、陈平等为猎夫也，诸卿功再大，也不过是猎犬啊！萧何随朕起事，举族相随，非但他本人有功，其家族也为朕立了功，试问诸卿，有谁举族随朕的吗？朕封何人，均计功而封，请诸卿不要妄加臆测，以为朕有私心！”

汉帝封罢诸侯，又封了兄弟子侄为王。

汉帝为马上皇帝，争战十数年，才得为帝，从战诸将甚多，汉帝只封十数人为侯，挂一漏万，惹得不少人有怨言。

一日汉帝独坐南宫临窗闲眺，偶见几个武官打扮的人，聚坐在沙滩，好像商量着什么。这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忙命内侍召来陈平，指着沙滩上的武官们对他道：“你看他们激动的样子，究竟在商量什么？”

陈平私下里也见过许多将士偷偷议论封赏有失公平，看这几个人的样子，应是些不满封赏的人在发泄情绪，却故意随口答道：“臣想定是在商量谋反。”

汉帝愕然道：“寡人哪里亏待他们了？他们为何要谋反？！”

陈平顺势谏道：“陛下所封之侯，皆是亲故或喜幸之人，而他们没有得到封赏，怀疑陛下憎恶，遂心生愁怨疑惧，为免被陛下降罪，谋反之事，必随之来了！”

汉帝听陈平如此言说，大惊道：“朕封赏之时，没考虑到这层。现在封赏已毕，该怎么办？”

陈平不慌不忙问汉帝：“请问陛下，平时您最厌恶者为谁？”

汉帝想了想说：“雍齿阴险狡诈，曾经在丰邑之地投降魏国背叛朕，并多次陷害朕及家人，朕最憎恶的就是此人。每每想杀之而后快，又念他之后战功卓著，不忍灭之。”

陈平听后对汉帝说道：“请陛下即刻赐他侯位，谋反之事就不必忧虑了！”

“朕既厌恶他，怎能反去封他？”汉帝不悦。

陈平解释道：“陛下封雍齿，就可向众将表明，陛下封人论功不凭爱憎，只要功勋卓著，皆可封赏。这样就可以消除那些没被封赏的人的疑惧，还可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促使他们为早日立功受赏而更加努力为陛下效劳。”

汉帝闻之似有道理，遂采用陈平建议，封雍齿为什邡侯。果然，众将见雍齿都能被汉帝封赏，可见汉帝论功行赏，公正无私，遂消弭了怨言。

【 鸿鹄志 】

陈平生于秦末阳武县牖乡的库上里，父母早丧，哥哥陈伯将他带大。陈平从小好读书，又聪明机灵，哥哥宠他，让他由着性子读书游学。陈家有田三十亩，独兄一人耕种，日子倒也过得去，衣食不缺。

嫂张氏，平日里要料理家务，张罗衣食，还要伺候陈平读书，时间久了，颇有怨言。

一日，张氏对陈平说：“兄弟，咱们是农家，全靠种地吃饭，读书不能当饭吃。你哥一人种三十亩地，起早贪黑也忙不完。我是女人，要料理家务，你别读书了，去帮你哥种田吧！”

陈平自幼聪慧，幼年即读了百家之书，立了鸿鹄之志。他觉得嫂嫂不理解自己，但也不屑与之争辩，只是默然不语，继续捧书而读。他想，家里事由哥哥做主，只要哥哥允我读书，无论嫂嫂怎样絮叨，也不会有用。

第二天，陈平放下书本，假意对嫂嫂说去帮哥哥干活，到地里去找哥哥。陈伯正在田间弯腰间苗，见陈平至，直起腰，问弟弟何事。陈平走到

哥哥跟前，说：“父母早丧，弟弟全靠哥嫂供养，哥嫂的好，弟弟知道，也记在心里了。哥哥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劳作，弟弟本该来帮你，以减轻你的劳累。但是哥哥，我不愿放弃读书来跟你下地务农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弟弟懒，而是因为我覺得种田永远不能改变门庭。我们就像燕雀一样，今日觅到一点食物充饥，明日饥饱就未可预料，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境况。如不努力改变门庭，不但我们这一代辛劳，我们的下一代还要这样辛劳，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陈伯爱怜地看着陈平道：“平儿，你小小年纪，说得倒对。你想读书，哥哥支持你，可是我们是庄户人家，世代如此，想改换门庭谈何容易！如果不能成功，我们就安分守己，咱哥俩勤快辛苦些，种好自家这些地，也可衣食无愁。”

陈平知道哥哥疼惜自己，自己怎样都会支持，感动地对陈伯说：“哥，我们勤俭持家，平常倒也可以维持，但是若碰上荒旱之年或逢战祸、兵役徭役，或者家里再添丁进口之类，到时恐怕衣食就没有保障了。所以从长远看，非改换门庭不可。弟弟读了些书，也知晓几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。比如帮周武灭纣的姜子牙，佩六国相印、合纵抗秦的苏秦，孔子的弟子颜回，成为一代宗师的孟轲等，他们都出生于贫穷的农家，却都靠勤奋读书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，也最终改换了门庭，脱离了世代贫苦的命运。哥，你放心，弟弟也一定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”

陈伯叹道：“想脱离农耕的人不在少数，可靠读书飞黄腾达的能有几人？”

陈平态度决然地说：“虽然在咱们方圆百里没有几个，但我立志读书，一定要靠读书改变命运。”

陈伯欣慰地看着弟弟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平儿，既然你有这个志

气，就专心读书吧，地里农活和家务，有我和你嫂嫂。但是哥哥希望你能努力，持之以恒，求得发迹。若是没信心、没决心学出点儿名堂，就不如好好跟我务农，做好农民，也能成家立业，生活一辈子。我听人说‘刻鹄不成尚类鹩，画虎不成反类犬’啊！”

陈平笑道：“哥，你不要激我，平儿有决心，也有凌云的志气，我一定会靠读书改变咱们这个家，等到我学有所成，做官入仕，再报答哥嫂的养育之恩，只是……只是现在……”陈平欲言又止。

陈伯见弟弟吞吞吐吐的样子，问道：“平儿，你要说什么，就直说吧，父母去世，只剩你我兄弟二人手足相依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

陈平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我弟兄，将来我荣兄荣，我富兄富，你当然能容我读书，可是嫂嫂，未见得……心地宽广……”

陈伯听了，知道是弟弟对嫂子的态度有所顾忌，便安慰道：“你嫂嫂是对此有些微词，但妇人之言，做不了主。倘她在你跟前有些闲言碎语，不要往心里去，也不要与她计较。”

陈平听之如释重负，欢喜道：“弟弟知道了。”

陈平从地里回来，仍读书如故。张氏斜眼看了看他，道：“平儿，你不是说到地里帮你哥干活吗？怎么又回来读书？”

陈平眼睛不离书本，口中道：“是我哥让我回来的——我哥说不用我帮他。”

张氏看了看陈平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没再说什么，回屋中去了。

这天夜里，张氏与陈伯卧在枕上，张氏对陈伯说：“这个家，是你兄弟二人的，凭什么咱们白养活他，让他冬暖夏凉，锄把镰刀不摸，在家里吃闲饭？”

陈伯不理睬她，背身合眼睡觉。张氏见陈伯装睡，伸手推丈夫，道：“别装睡，我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陈伯仍不动，张氏继续又推又晃道：“你仔细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，若依我，就别让他读书了，每天跟你下地干活。这样，不但能减轻你的劳累，而且地里也能多产粮食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儿。”

陈伯耐不住妻子推晃，坐起身，对张氏说：“这事你不说，我也正想对你说说。我父母去世早，遗下平儿年幼，咱于情于理，都应该照顾好这个弟弟，一是对得起泉下父母，不愧良心，二是免得村人族人笑话。平儿志气很大，而且天资也不错，他想读书成才，我认为咱们应该成全他。你以后莫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在平儿面前也不要有任何不满的言语。”

张氏不以为然道：“哼！读书成才，谈何容易？你看咱们这地方，千百年来，出了几个读书成才的人物？我看，你们陈家祖坟里未见得能长出一棵这样的蒿子，还是算了吧！若他读书学懒，到时候成不了材，又不愿下地干活，成个百事不成的废物，还得拖累咱们。”

陈伯听张氏如此说话，有些生气，道：“我和平儿虽是同胞，但大小不同。他有天资，有志气，让他用功读书，将来也许鹏程万里，前途未可估量，倘能成为鸡窝里的凤凰，不但光宗耀祖，咱也跟着沾光。让他读书的事我决定了，你是妇道人家，今后别在我跟前絮絮叨叨！”

张氏见事情无可挽回，也就不再说什么，扭过头睡了。

张氏虽然不愿让陈平读书，但自量扭不过陈伯，从此也就不再提让陈平辍学务农之事了。陈平明知嫂子反对自己读书，但她既不再提起，也就假装不知，每日埋头读书，不问他事。

这样相安无事，过了几年。这几年，陈平变化很大，渐渐由一个普通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腹经纶、谈吐文雅的青年。他的身体发育也很快，由一



个中等个子的孩子，变得身体颀长，齿白唇红，英俊潇洒。这种变化，让嫂子张氏对他刮目相看。她暗想：“丈夫也许说得对，小叔陈平可能确实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必能成才。将来他若能真的成才发迹，我们这对从小侍奉他的哥嫂，也能沾光得济。”这样想着，不由对陈平的态度有所转变。

陈伯比陈平大六七岁，但陈伯因成年在田里风吹日晒，皮肤略显粗糙黧黑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几岁。而陈平每日在屋里读书，不见风雨，长成为一个白皙细润的美男子。弟兄俩虽容颜相像，状态却彼此大异。哥哥和弟弟比，未免显得珠玉在侧，相形见绌。兄弟之间未发觉这些变化，旁观的张氏却感受颇深。张氏虽出自农家，但却生得梨面桃腮，眉清目秀，荆钗布裙，未掩其美。虽已二十五六，但仍风韵绰约，她和陈伯虽是同年，但从面貌上看，就大不般配了。

常言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也就是说，人只有对身边熟悉的人产生感情甚至爱情，因为这样的人可望而又可即，自己生发的感情或爱情，就有可能被对方接受，至少能产生反应。因此，人人皆把自己身边的情人，看成西施一样美好。男人对女人是这样，反之，女人对男人也是这样。越之乞丐，不会去爱西施，鲁之乞婆，不会去爱子都。张氏的生活圈里，只有两个男子，就是陈伯和陈平。当时的陈平，可以说是当地的美男子，更是张氏眼里的美男子，所以她不仅对陈平改变了态度，而且渐渐滋生爱慕之情。

张氏不仅给陈平送茶，而且给陈平缝洗衣服，有时陈平读书，她还在旁边挑灯伴读。陈平知道嫂嫂对自己读书持反对态度，而且也感觉到嫂嫂对自己不是真心实意的关怀，但自从父母死后，自己便倚仗哥嫂生活。嫂嫂这些年虽然对自己不算疼爱，但也没表现出嫌弃，所以嫂嫂转变了态度

让他很感动，不由得把嫂嫂当做自己的亲人，愈发觉得嫂嫂亲切和可爱，对嫂嫂也开始有说有笑。这样，叔嫂的关系就亲密了一步。

陈平已过弱冠，虽然尚未接触过有情女子，但也慢慢体会到了嫂嫂不同寻常的情感，不仅有他所想的浓浓亲情，还有火热的爱情。

理智告诉陈平自己必须严守防线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，但又不便当面挑破，严词拒绝。否则，若嫂嫂自损颜面，恐恼羞成怒，以后大家就很难共处一室了。

纠结中，嫂嫂的热情渐渐使陈平防维渐弛，险些自毁长城。幸得此时张氏给陈平买的书里面有一本《孔丛子》，陈平看了这书，幡然警醒，感情又得到了控制。

从此陈平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控制自己与嫂嫂的感情发展。不过，为了不使嫂嫂难堪，陈平只是在举手投足、言行举止上更加小心谨慎，不让嫂嫂有任何机会误解，平日却照样与嫂嫂说笑如常。见陈平有礼有节，张氏也后悔自己从前想法荒唐，便摒除杂念，安分守己，一心埋头操持家务。

一日，乡里一个书生以文会友，已经读通诸子百家的陈平自觉胸藏文墨、腹有诗书，便去参加了。在宴会上，陈平偶遇一个朋友，说起乡里有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子，年龄与陈平相当，只是命太硬，已许婚五次，但五次都是还未及成婚就丧夫……

陈平不待那朋友说完，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因为他知道这个姑娘正是当地首富——张负孙女。

第二天，乡里一富户办丧事，陈平知道张负是乡绅耆老，那富户必请他主持丧事，这正是自己在张负面前表现才能、争取亲事的好机会，于是就自荐去帮忙料理丧事。

张负原来只是听过陈平的名字，却并未见过。葬礼上，他见一个英俊